

往事随想

怀念终将消逝的麦客

刘 峰

远处蔚蓝的天空下，涌动着金色的麦浪，我仿佛又看见一群麦客在那里收割，面容依旧是那么的鲜活……

麦客，是旧年对麦田打工人的尊称。“蚕老一时，麦熟一晌。”由于故乡地广，村里人家种植的麦田多，一时忙不过来，就请麦客来帮忙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一个村庄的麦客，每年都是固定的一群人，几乎约定俗成。

进入五月，气温升高，麦子一天比一天黄，一天比一天香，股情的布谷鸟从早叫到晚，不停地提醒人们收割。天边的云，像鸟群一样群集，天气说变就变，麦田会随时迎来一场暴风雨。人们一边抢割，一边不时抬头望向山梁，那是进村的必经之路。

终于等来了麦客！他们背着简单的行李，仿佛一群吉卜赛人，一进村，就各自奔向老主顾的田边，与主人谈妥价钱后，从包袱里抽出镰刀，挽起袖子，弯下腰身，开始割麦子。麦客们对稼穡轻车熟路，一个个是老把式，肯出力，吃得苦。他们在家也种麦子，只不过山里地少，麦子成熟得晚，为了赚钱糊口，干脆出来打工当

麦客。对于麦客干活，主人们很放心。只见麦客左手揽住一大把麦子，右手持镰顺势一挥，“唰——”，一道寒光闪过，一束麦子就到了手心，随后平铺在地，好让主人扎捆、挑回村庄。留下的麦茬，浅浅的，齐齐的，看不到漏掉的麦子，跟自家的一粒稼穡一样爱惜。

抢割一般十天半个月，一年一度当麦客的时光并不多。

为了多挣钱，给主人留下好印象，来年继续做这里的麦客，他们不怕苦、不怕累，甚至不惜透支体力，甘愿将汗水洒在这片土地。多少年来，麦客们在这片土地产生了感情，有的人将这里当作了“第二故乡”。

当云越积越多、越积越厚时，麦客们既紧张，又兴奋。一方面，他们替主人担忧，如果麦子一旦被雨淋了，时间一长，会烂在地里，白白糟蹋掉，同时自己没活干，浪费了挣钱机会；另一方面，由于主人心里焦急，会主动提出加价，好让他们加班加点，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将麦子抢割完。

于是，就有麦客提出按收割亩数、

而非按天数来计价。如此一来，对宾主双方都有利，主人爽快地答应了。

那简直是一次冲刺！麦客们黎明即起，踩着露水下了田。静悄悄的田野，除了虫子在叫，剩下的就是“唰唰”的割麦声。“星光照旷野，百步见人”，只见麦客们躬身在麦田，手中的镰刀闪着清冷的光。他们像一群“野人”，眼睛亮晶晶。

到了黄昏，当绚丽的晚霞渐渐黯淡，他们也不肯收工，匆匆吃罢主人送来的晚餐，又一头扎进了麦田。有的人甚至一干一宿。没有月亮的夜晚，他们将探照灯戴在头顶，远远看去，仿佛一点点流萤。

到了晌午，日头有些烫人，他们也不休息，光着脊背，汗水闪着光。一条毛巾搭在脖子上，用来擦汗，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，沷成灰黑色。像蚕蚕噬桑叶一样，他们合而围之，各个击破，将一望无垠的麦田收拾得干干净净，速度之快，效率之高，令人惊叹不已。

当全部麦子收割完毕，一个个麦客被日头晒黑了，人也瘦了。再看他们被麦芒扎过的皮肤，像牛皮一样粗糙。

接过主人的钱，麦客们一个个心满

意足，将带来的行李打了捆，接过主人为他们准备的用新麦做的馅饼、馒头，开始返程了。家里的麦田，还等待着自己回家收割。

此时，他们行走在曾经洒过汗水的田野，步子不禁放慢了些。当爬上山梁，准备离开这片热土时，他们竟有些依依不舍，仿佛一群雕塑一样，久久回望……

主人们站在村口，远远地目送着，向他们不停地挥手。当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山梁的一瞬，大家的心变得空空的，不禁泪眼朦胧……

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。乡村沧桑巨变，先是故乡人纷纷走向城市，原因是种麦子的收入赶不上打工赚来的钱，大伙儿干脆抛下麦田外出闯荡世界；到了后来，村庄实现土地流转，实施机械化作业，不少人看到了希望，纷纷返回了家园，又出现在希望的田野上——手工割麦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，“麦客”，成了一个渐行渐远的称谓，成了一个遥远而甜美的梦，被从那个年代走来的乡亲们珍藏。

山梁依旧，仿佛在等待什么……

人生百味

暮春初夏青果小

郭华悦

暮春，初夏，繁花褪去。一场场大雨，花落了一地，年年如此。大雨过后，气温转热，犹带着寒意的春天渐渐远去，而夏日则携着酷热，迫在眉睫。这雨，就像是一把季节转换的手，拈去了旧季的事物，却让潜伏着的新生物慢慢滋长。

这新物，若不细看，也难发现。暮春初夏的阳光，已有些晃眼。站在树下，用手挡在眉梢处，仰望那一树肥硕的叶片，便可看到绿叶掩映下，繁花凋谢处，一个个青色的果子已悄然钻出，探头打量着这世界。

桃树便是如此。春天里，开了一树粉嫩嫩的花儿。到了暮春，桃花谢尽。此时踏青，若是细心留意，便能发现那一树繁花，已被一颗颗毛茸茸的小果子所取代。那果子，悬在绿叶下，火候还差得远，但似乎能让人鼻尖耸动间，隐约闻到了似有还无的果香。

老宅的院子里，种了几棵柿子树。冬天里种下时，枝叶单薄，转眼便落尽了叶，变得光秃秃的。可柿子树生命力强，看似枯干，却在春风来临时，迸出了满树的绿叶。而在春天即将离去的暮春，花开，花谢，旋即又留下了一树的青果。

这青色的小果，小得丝毫不引人注目，似乎是在那场辞春迎夏的大雨中，悄然钻出来的。果子再甜，清理庭院，人顿时一惊。犹记得几天前，似乎还全无。可就在雨水滋润下，春天急急奔去，而青果携着夏日，匆匆到来。

谁的旧时光里，没有几颗暮春初夏的青果？或是桃，或是李，或是否，当然也可能是柿。这样的青果，碰到了放学归来的孩子，往往是不容易保全的。青果的苦涩，滋润不了味蕾，这孩子们都知道；可也正是这样的青色，蕴含着无尽的可能与希望，深深令嬉笑玩闹着的孩子们停下了脚步，轻轻摘一颗，藏在口袋里，如珍宝一般。

这样的举动，自然少不了招来大人們的责骂。可那一枚枚的青果，总能让孩子们，如遇知音。青果的酸涩，是不是就如同孩子们的童年？青涩的外表下隐藏的，是对世界的好奇，是对成长的坚持。终有一天，能在风雨中，长成甜蜜的果实。

人走得再远，也走不出童年。果子再甜，也离不开青涩的阶段。青果的美，唯有在仍具童心的目光中，才能展现得淋漓尽致。人在长大后，习惯把目光聚集在成熟后的甜蜜；却容易忽略，再甜的果实，也是从酸涩的青小中成长而来。

心香一瓣

初夏麦田

顾正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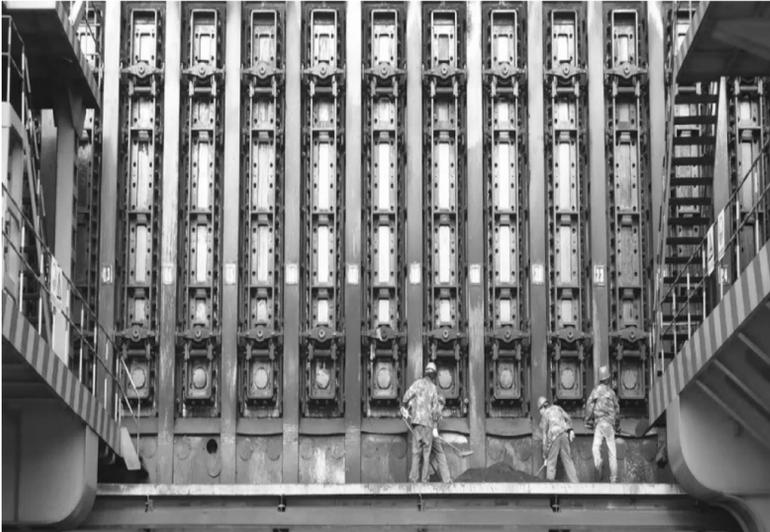
初夏一场夜雨，早晨便格外清爽，沐浴初夏细雨的麦田，更是碧绿透亮。这个时光的麦田，简直就是一篇绝妙的散文诗，充满诗意和美感。

广袤的田野是麦苗的舞台，它们蓬勃着一抹抹连绵的绿色，在连绵的大地上尽情铺展。乡亲们天生与麦子亲近，麦子、麦苗儿，都是最有发言权的农民们给取的接地气的名字。麦穗儿可爱，麦粒儿圆润亲民，就连麦糠都是阳光又健康的诠释。

小麦从头一年的秋末播种土地，秋分时节扎根，寒露拔出幼苗，未及长大先要经过严寒。这些幼苗立身持节不惧霜打寒袭，孤独却不移根节。那一垄垄麦苗儿油绿油绿，涌动着生命的激情。冷雨袭来，它们彼此靠得更近了，肩挨着肩，手拉着手，静静去听，你仿佛能听到它们相互鼓励、呐喊的纤细的号子声。那声音好像在说：伙伴们，挺住！冬雪飘至，一畦畦麦苗被或厚或薄的积雪压在身下，它们调皮地钻出了小脑袋，继续沐浴着阳光，呼吸着新鲜空气。“今冬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”——生命经过漫长的隐忍和磨炼，才可收获满满。那绿绿的、整齐划一的麦苗，是绿色的火焰，在庄稼人的眼里熊熊燃烧。对乡下庄稼人来说，那是会生长出希望的芳草，会开放出灿烂的花朵。

万里平畴里，一片片麦苗随着风儿疲倦地停下脚步，一律安静了下来，或许它们也因为和大自然斗智斗勇而有些困倦了。树上的几只鸟儿间隔远远地蹲在树枝上，这时也有些趣地闭上了聒噪的嘴，眼睛一眯一睁地看着，继而“呼”地一声直窜上云霄去了。这时俯下身子，用手轻轻触碰麦苗，除了满眼绿的欢喜，亦涌动着丝丝缕缕的怜爱。

五月的麦田，开始脱去叶片上的灰白，伸展开蜷缩的腰肢，将深绿色向浅黄过渡，一片一片的麦田就会透出黄色，随着阳光的照耀，那浅浅的黄色，就会日益金黄起来，让乡村饱满起来。整个五月，麦子以最敞亮的方式，渐渐逼近它承担的使命。从播种到收获的过程，麦子经历了分蘖——返青——拔节——打苞——抽穗——灌浆这么多阶段，一步步地自我加大负荷，孕育出人们翘首期盼的饱满。



青春之歌 张明远 摄

凡人心迹

路上的风景

姜海霞

乘车旅行，我喜欢坐靠窗的位置，安静地欣赏路上的风景。

我看到路边的茶园里，有位采茶的女子，穿鹅黄的衣衫，其青春优美的身影，映衬绿油油的茶园，像一只美丽的蝴蝶。

我看到一位在农田里拉玉米秸的老人，板车上堆成了一座小山，老人拿着一根绳子，想把绳子扔过“小山”，把那些玉米秸固定起来。我在车内看他扔那条绳子，一次，两次，都没扔过去，老人有点沮丧，田野里没有人，他站在那里想办法，像一座青铜雕塑。

我看到一个牧羊人赶着一大群羊过马路，一支庞大的队伍，一直过不完的样子。两边的汽车停下来按着喇叭，牧羊人跑前跑后，一脸的焦急，而那群羊，每一只都是淡定的神情，一只接着一只，没有人争先恐后，对堵塞的车流和驱赶它们的主人似乎视而不见。我惊异于羊儿们的淡定。我看到路边摆摊卖瓜果的农妇，看着过路的

没错，老高就是一瓦匠工头，带着几个瓦匠师傅到处揽活儿。我们作为主家当面称其“高老板”，其麾下无论老少，人前人都称其为“老高”，他都笑呵呵地答应。

他很忙，加了他微信后，约他几次，才在一个傍晚从一个工地匆匆赶来，把我家破旧老房子和周围看了看，建议我们不必心疼旧房子的砖瓦，直接用推土机推倒，比工人拆划算。还说建房是大事。他见多识广，他的建议，我们自然一一照办。

开工那天，已经在饭店定了一桌开工宴，可他说只来了两个大师傅，等人来齐了再说，今天就在家做饭。我老伴说：明天人来齐了再去吃一顿，今天反正已经定好了，还是去吧。老高正儿八经说，哪有吃两次开工酒酒的？传出去被人笑话。再说我们是来做工的，不是贪图吃吃喝喝的。没法，我赶紧电话取消既定的酒宴，因为今天没买菜，只好搜出冰箱里的存货，随便做了一顿饭。饭桌上，老高让两个师傅不要喝酒，说上午只画了外围的线，下午要画内部的线。房屋框架是轻钢龙骨的，厂家的轻钢都是量好尺寸做的，这地坪的尺寸必须与厂家给的一致，更是马虎不得。第二天六点到，他把四个大工和三个小师傅送来，把事情交代清楚后，就去另一个工地了，让他中午务必去饭店喝迟到的开工酒，他呵呵一乐，不用客气。又冲师傅们挥挥手说，中午酒少喝点，不要耽误干活。话音未落，钻进车里，油门一踩，走了。傍晚临收工时，他骑着电瓶车来了，整个人灰

车子，目光很远地迎过去，带着期待，然后又看着汽车在眼前驶过，没有停留。与她擦肩而过的瞬间，我看到她眼睛里弥散开的失望，再目送汽车渐行渐远。

我看到漆黑的夜色里，远远的一处灯火。这是在夜行车上，好像好久都走不出那盏灯影，是家人闲坐的一盏灯，还是等待归人的一盏灯呢？无边的夜色里，这盏灯突然让人觉得温暖可亲。

我看到一对小夫妻，女子坐在男子的自行车后座上，她搂住他的腰，头靠在他的后背上，满脸是幸福的笑容。

在路上，有太多无法预料的风景区扑面而来，又恍惚而去，除了自然风光，还有那么多不期而遇的人。不断地拥抱，又不断地离别，这么多偶然的相遇，匆匆的相逢，这多么像快进的人生。

是的，有太多的风景、太多的人，我们今生，也就一面之缘，别过，就不可能再会。这似乎让人伤感，但幸好有记得。我喜欢，并享受这路上的风景。

凡尘一瞥

工头老高

刘翠琴

粥吃块烧饼再干，都不说急。一直到九点半后，老高才让师傅们收工。有人说：做半个工也每人一包香烟，多不合算呀。我反问：那他们省了我一顿午饭，怎么算呢？再说，这么热的天，假如有工人中暑了，那更不合算了。那人又说：你以为是那些师傅下午不做工？他们肯定跟老高到别的工地上去了。有一天我问老高是否如此，他回：钱是赚不完的，命比钱重要。他们跟着我干，我就要对他们负责。

跟着老高干的真不少，挖土机师傅先后就来了两个，第二个师傅是新手，每一处都要老高指挥，干活效率比较低。小工中有一个是老高的本家叔叔，指着老高鼻子骂：你从哪块找的施工队？这么笨？这高大叔前几天干活“磨洋工”，被老高说了几句，估计现在是“报仇雪恨”呢。大家休息时，老高还在指挥挖土机师傅工作，我婆婆又好气又好笑：老高嘴都喊哑了，那小师傅还是不怎么开窍。挖土机是按时间结算工钱的，结算时，老高当我们面对小师傅说：要收多少钱，你自己心里有点数。结果比我记录的时间少了两个多小时，少收近百元。

工人们做滴水坡时，他用电焊枪焊接了一根落水管，安装在房屋外墙南侧，我觉得

生活感悟

三叔的脸面

乔凯凯

树要皮，人要脸，一个人活着不能丢了脸面。这是三叔经常说的一句话，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原则。

早年，家里人口多，生活过得很拮据。三叔早早退了学，帮衬家里做事，小小年纪就已经是家里的半个劳力。后来，三叔跟着别人外出闯荡，什么脏活、累活他都干过，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罪，只有三叔心里清楚。好在三叔坚持了下来，攒了一些钱后，三叔决定学一门技艺，四处打游击终究不是长久之计，学习一门技艺才能安身立命。

三叔选择了学厨。学厨不需要太高的文化水平，只要肯吃苦就行，而吃苦耐劳正是三叔的长项。就这样，在外漂泊十来年之后，三叔终于稳定下来。刚开始，三叔在一家饭店当大厨，积累了足够经验后，回到家乡，自己开了一家小饭店。

三叔为人善良、实在，又诚信经营、童叟无欺，饭店生意一直不错。乡亲们家里遇事需要摆宴席，也会到三叔的饭店订桌，或者干脆请三叔到家里去掌管。除了主家赠送的烟酒之外，三叔从来不收取其它费用。三叔说，大家肯请他去，就是看得起他，给他脸面，他自然不能辜负。

然而，后来发生的一次意外，差点让三叔丢了脸面。一个老家乡里娶媳妇，请三叔去掌勺，食材是主家自备的，三叔只需要施展厨艺，把食材加工成一道道美味佳肴就行了。三叔的厨艺大家

世间万象

皖南的客栈

丁 杰

下午四点到达查济。一进村，几位开客栈的便围了上来。

有一老人一路尾巴似的紧跟着，隔着车窗不断地说，你们过去看一眼，不满意就不住。我个性不喜欢被人控制，便掉转头向村口驶去。

车刚停稳，一个女人骑着电瓶车微笑凑近，说着和老人一样的话。我问“你和老头一家的？”女人有些难为情地点点头。原来老人机灵着呢，见我们离开了，随即打电话让人骑车追了上来。

也是话该要住。客房很干净，白色半旧的被褥散发着喷香的阳光味道，这味道立马击中了我。

办理入住手续时，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，还含混不清地问我，扬州是不是安徽的，我说：“你连这都不知道也开客栈啊？”老人面露不悦。碍于面子，我没再多说。顺带看了厨房，有个老土灶，油污厚积，我决定放弃明天的早餐。

这一天，老俩口居然揽到好几个客人，夜的客栈明亮寂静。第二天一早正待出门，见女人端着一只热气腾腾的不锈钢小盆，口里招呼：“早啊，吃早饭啦。”我一看，两套杯盏碗碟正泡在热水中。她说：“刚烧的开水，现烫了碗筷。”我一阵惊喜，昨天的担忧一扫而空。欣然坐定，热热地喝了一碗大米粥，外加两块桂花酒酿饼，一只弹牙的土鸡蛋，开心出门游玩。

十点半返回客栈取车。见女人坐在天井的小板凳上，面前一个大水盆里，泡着满满一盆粗糙的褐色块状根茎，个头类似南京大萝卜。她正卖力地用刷子清洗，泥浆水从盆里溢出，顺着庭院坡地，四散流淌。我踮着脚尖跨过湿漉漉的地面，心里犯嘀咕，这样开客栈，谁会

有目共睹，宾客吃得很满意，但其中一道红烧鱼却翻了车——肉质松散，口感特别差，而且鱼腥味重，即使是用红烧这种方法依然掩盖不住。

虽然主家没有说什么，但三叔却感觉脸上挂不住。他复盘了自己做菜的步骤和用料，没有找出任何毛病，最后，他把目光停在了鱼身上。原来，问题出在主家采购的鱼上面，主家贪图便宜，买来的鱼不新鲜。食材不过关，即使厨艺再高也无法挽回。

三叔完全可以跟主家解释清楚原因，其实不用说，主家心里也有几分明白，但三叔却把责任都揽到自己头上，并为此做出了弥补：邀请所有参加婚宴的人们到他的饭店吃饭，主菜就是红烧鱼。三叔说，自己上次失了水准，这次要找补回来。三叔的行为让很多人不解，三婶更是痛心疾首：“咱赔多少钱先不说，主要是你那么要脸面，这样做岂不是承认自己水平差？不觉得丢脸？”三叔没有说话，只是坚持自己的决定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三叔与朋友坐在一起喝酒，微醺的三叔对众人说：“我经常说人得要脸面，脸和面看起来是一回事，但其实并不是。咱不能为了要面子，就不要脸。有时候，哪怕丢了面子，也得维护住脸。”一席话，说得众人直点头，心里对三叔佩服不已。

三叔说得没错，看起来他似乎丢了面子，但其实所有人都看清楚，三叔最大限度地维持住了自己的脸面。

世间万象

皖南的客栈

丁 杰

来住？因好奇盆里的东西，便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“葛根。”“买的吗？”“上山挖的。”“我有些吃惊，这上午时间也不长啊，竟挖了这许多。又问：“你种的吗？”“野生的。”我知道葛根是一味中药，实物却是第一次见着。“做什么用呢？”“做成粉，晒干了，卖钱。”我心生羡慕：“这满山都是宝吗？”女主人腼腆地笑了。

老人则坐在门口廊檐，腿上搁一只大的竹匾，歪戴着斗笠，正低头拣茶豆。阳光从南面的山墙间斜照过来，落在匾子里，落到他身上，显得很安逸。印象中茶豆只有我的老家才有，盐水茶豆是家乡人过年吃早茶不可缺少的。老头的茶豆看上去品相不好，倒像是被人挑剩的。记得我家乡的茶豆，个儿大绿玉似的，这算什么呢！

转念一想，山间隙地怎可与平原肥沃的黑土相比拟？自古以来这里人多耕地少，耕种环境险恶。为了生存，徽州人以勤奋聪慧坚韧的品格，充分挖掘自然资源，开展多种经营，如种茶、造纸、制墨、制砚等，以此换取生活必需品，进而积攒财富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徽商，正发端于此。我恍然醒悟，老人极具韧性的品性，不正是源自根植于这片山水的民风么？

老两口悄无声息地忙着。就这样不分美丑毫无伪饰，把客栈的一切，一股脑儿敞开在游客面前。似乎再说，你来往与不来，我都是这个样子，质朴坦荡到近乎天真。与其说他们在经营一家客栈，不如说他们在全力以赴守护自己的家园，这家园也属于于天南海北的旅人们，它是我们共同的乡村老家，灵魂故里。

他是没事找事做，但事实证明那根落水管很实用。

其他几拨师傅都是干的活一结束就结算工钱，可几次催老高结算工钱，他都回：不着急，防止哪里要有补做的。他的话是八月上旬结束的，一直到腊月二十八，他才问我们可以结算工钱吗？我老伴开玩笑：钱都给别的工匠了，没钱给你了。谁让你不急要？他回：那就明年开春再说吧。我让老伴别拿老实人开心，让他来结算工钱。小半年没见，他更黑了，手上还添了一个大伤口。他拿出记工的小本子，我也在手机备忘录翻出记的账，按原来说好的工价一算，都是一万八千三百元。转账给他后，他起身又绕着我家家子转悠了一圈：以后如有问题，记得直接找我。

他骑上破电瓶车时，我问：今天这么冷，高老板怎么不开车？回：不拖工具就不用开车。看着他远去，老伴感慨：老高做事真实在。我想起他曾帮我们好言劝说找茬的邻居，想起他推着小推车干活的情形，想起他总是最后一个收工，想起他拿起被人挑剩下的西瓜埋头就啃的样子……确实，老高是个实在人。

后来，有人告诉我，工头的工钱只能按“靠工”来计算，因为工头不可能在一个工地从早干到晚的。可我记账时，凡是老高来了不到半天的，都没有给他记工，他自己也没记，不然，我们最后计算出来的工钱怎么正好一样呢？